由于我分别因为无理由拒绝、假病和邻校的安全事故而三次缺席，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参观此种集体行为艺术。很难说我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在参观，有时我觉得那份平静似乎很难想象。

以前我有过两种处于两个相反极端的错觉，一种认为没有人会诚心实意地参与狂欢，不过是对“应付”有着稍有不同的理解。另一种认为轰轰烈烈的集体化进程具有某种无法抗拒的感染力，以至于所有处于影响范围内之人都不能免俗。

但我确实看到了与上述两者都相反的情况。一方面集体化是如此迅速，那快得就像那些精神的种子早已存在并发芽，不过是需要一个激发的信号就能茁壮生长。另一方面我实在无法感到任何的感动，甚至无法感受到有人在试图感动我。我几乎差点要怀疑自己存在的世界的真实性，直到我不知不觉间与（@ \*隐去）相视一笑：哈，你也没喊口号啊？